

《孤鹭已远》连载

幽篁独坐，长啸如歌

——王维与孟浩然(四)

开元二十八年(740年)，王维迁任殿中侍御史，对他而言，却是个悲怆的年代。

这年二月，对王维有知遇之恩的一代贤相张九龄，死于荆州任所。罢相不过四年时光，这位满怀韬略的开明政治家，就在郁闷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河西节度使崔希逸是王维的知音，两人相识较晚，交情却很深。崔希逸大胜吐蕃，功勋卓著，却被贬为河南尹，到任不久就病死了。两个有才能、有抱负的前辈辞世，使王维的政治激情丧失殆尽，开始变得心灰意懒起来。

这年秋天，他被派往岭南，主持“南选”，选拔南方才士。他简单收拾一下行装，就前往桂林履任。“南选”的大本营，就设在那里。离开长安，他先到襄阳，打算借公务之便，与好友孟浩然相聚。船行汉江之上，浩浩荡荡的江水，波澜壮阔，流向天外，他心潮汹涌，一首澎湃大气的千古名篇《汉江临泛》破空而出——

楚塞三湘接，荆门九派通。

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无中。

郡邑浮前浦，波澜动远空。

襄阳好风日，留醉与山翁。

王维乘兴而来，等待他的，却是一声晴天霹雳：他的好朋友孟浩然，在不久前去世了！

孟浩然之死，与他的任性逞情有关。他的背上长了一个大毒疮，本来已经好了大半，这天诗人王昌龄来访，两人一高兴，开怀畅饮起来，孟浩然忘掉医嘱，抛开禁忌，一边喝酒，一边猛吃海鲜，导致毒疮复发，就此一病不起，一命归天！

想不到，襄阳这个风光无限的地方，带给王维的却是万古悲伤。他与孟浩然，同为盛唐诗坛两颗明星，同为田园诗派两大“宗主”，相识相知十载时光，有过几多相聚的欢乐、别离的悲伤！无论欢乐也罢，悲伤也罢，从前还有相见的希望、相通的

气息，如今，却是天人两隔，永无相见之可能了！

故人不可见，汉水日夜流。

借问襄阳老，江山空蔡州！

王维流着眼泪，写下了这首《哭孟浩然》。他说，我到襄阳了，忍不住想问问，那位徜徉在山水中的襄阳佬在哪里啊？眼前江山依旧，如今哪里还有他的身影？泪眼朦胧中，他回忆起孟浩然的样子，追着回忆画了一张孟浩然的画像，挂在江边的刺史亭中。这个小亭子，从此改名“浩然亭”。从南方回到长安，王维面临着两个选择：一是违背自己的良心，与奸相李林甫之流合作，追求飞黄腾达；一是与奸党彻底决裂，在众人皆醉的世界里孤军奋战，导致粉身碎骨。

王维的选择，是“富贵山林，两得其趣”，半官半隐，亦官亦隐，过起了所谓“身心相离”的生活。在朝堂为高官，享受官员的俸禄和威福，下了班就一溜烟跑进山林，到高山秀水之中寻找乐趣。既居庙堂之高，又乐江湖之远，既是朝廷显宦，又是山林野叟。可谓圆通处事，圆融做人，圆融八极，无论做官与隐居，皆闲逸自适。

终南山位于长安城南50里处，是秦岭主峰之一，峰岭清峻，草木葱茏，鸟语花香，可谓人间仙境。在这里，王维与好朋友裴迪，著名诗人卢象、储光羲、张洎诸人，采薇引雀，登高赋诗，高谈阔论，好不畅快淋漓！

后来，为了让老母亲有个宁静的环境安心修行，王维在长安附近的蓝田辋川（今陕西蓝田）盘下了当年宋之问的山间别墅，让母亲居住。这里水脉丰沛，山峰秀媚。经过一番苦心经营，长长的辋川山谷，被修成了一个可耕可牧、能渔能樵的大园林。此地有20多处景点，辋水环绕四周，并以人工作成河洲与河堤，洲上植竹，堤上栽花。素有林泉之癖的王维悠游其间，

其幽微之情、淡定之思，如西天白云之边沿，渺无踪迹。他的辋川系列名诗，皆由此产生——

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

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

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。

随意春芳歇，王孙自可留。

这首《山居秋暝》，情景交融，色彩满目，清韵盈耳，天光云影，无复人工。

寒山转苍翠，秋水日潺湲。

倚杖柴门外，临风听暮蝉。

渡头余落日，墟里上孤烟。

复值接舆醉，狂歌五柳前。

这首《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》，天然流转，气象阔大，闲适自如。诗人把裴迪比作古代狂士接舆，并以陶渊明自况。天然之美景，微熏之诗人，短促之人生，其奈之何！

这一时期的王维，心与尘世远了，灵与佛祖近了。王维的名字，暗含禅机。他名维，字摩诘，连读恰为“维摩诘”。有一部佛学著作《维摩诘经》，其中通达霍然的维摩诘长者，是一位得到佛祖释迦牟尼称许的智者。他能做到既崇佛祖，又不弃酒肉、妻妾，圆融无碍，处处自由。他的名言是：“欲得净土，当净其心，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”（《维摩诘经·佛国品》）。王维以维摩诘作为名与字，其仰慕之情，不言而喻；他前生今生与佛教、尤其是禅宗的深厚缘分，由此可见。他早年诗作《春日上方即事》有“好读《高僧传》，时看辟谷方”、“北窗桃李下，闲坐但焚香”之句，初露慧根。他所交游的僧人，记于诗文中的如道光禅师、璇上人、道一禅师、瑗公上人、神会禅师，与他关系密切的居士，诸如胡居士、萧居士、魏居士等，皆耕耘布雨，识心达本。对潜向往佛的王维来说，“众生皆有佛性”，对方外高人的参访，与意气相投的道友共修，成了隐居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。